

霍山文化藏深山

□合肥 张守福

金秋十月，山里的空气清新而凉爽，微风从佛子岭水库飘来，带着淡淡的酒糟味道，那是“迎驾贡酒”散发的倩思，给人以无限的遐想。

一落脚，霍山友人叶磊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这里是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氧吧，从大城市来的人，无论是干什么的，都可视为休闲度假，享受生活。

的确，霍山地处大别山区，地貌特征为“七山一水一分田、一分道路和庄园”。巍巍山脉，情深似海，到过霍山的人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座秀美的山城，处处是“宝”。叶磊先生不厌其烦地介绍说：霍山有“五宝”，第一宝是气候，四季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气候宜人；第二宝是绿化，森林面积达15万公顷，林木蓄积量600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达76.18%，林木绿化率77.9%；第三宝是水质，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Ⅱ类水以上，属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；第四宝是空气，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94%以上，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56，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达到4194个/cm³；第五宝是旅游资源，大别山主峰所在地，处处青山环抱、绿水长流，鸟语花香，生机盎然，宛如一幅绝美的天然山水画卷。

分明，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是一处人间仙境。

于是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沿着叶磊先生提出的规划图，走进大山，走进森林，走进村寨，去体验霍山“五宝”的奇特魄力。

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。如果要问我来霍山第一感官最强烈的是什么，我会大声地告诉你：满眼皆绿。放眼望去，山城的大小建筑都隐藏在巍峨的大山与茂密的树木之中，城在林中、路在绿中、人在景中，整个县域就是一座庞大的森林公园，是绿色大合唱，更是绿色海洋。

山高、水阔、林深，大自然赋予霍山无穷的资源，也赋予了这块大地无尽的灵性。这个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元年的古老郡县，经过长达1500年的发展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文脉兴盛不衰，不说县城的文庙，单从地理名称看，就让人浮想联翩。这里的水库，佛子岭、磨子潭、白莲崖，读起来文约约，朗朗上口；这里的河流，真龙地河、救母河、杨三河、马槽河等，人情味十足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民俗风情；这里的山脉，白马尖、狮子尖、狼子尖、老钹河、六万寨、龙凤山、铜锣寨等，不经意之处彰显着明显的人文特征。最有文化含量的，当数其16个乡镇的地名，漫水河、落儿岭、太平畈、大化坪、黑石渡、单龙寺等，每个名称都有历史典故，都有美丽传说，都有动人故事，都有古迹遗存，让人文思泉涌，大有流连忘返之慨。

行走在霍山大地，我能够真切感受到，叶磊先生介绍的“五宝”，处处可见，遍地皆然，堪称无价之宝。近年来，霍山县的全域旅游方兴未艾，共打造4A级景区5家，国家地质公园分园区3个、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1处，省级旅游度假区1个、省级研学旅游基地1个，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5处，正在申报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3处，漂流体验游、石斛养生游、温泉休闲游更是精彩纷呈，充满神奇，热度倍增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养生宜居宜游地。生长在大山深处的霍山石斛，素有“养生仙草”之称，名列“十大皖药”榜首，成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产业支撑。

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令我感到无比惊喜的是，这么个集山区、库区、革命老区于一身的大山深处，过去曾是“鬼不生蛋”的地方，现如今涌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，在山里像燕子垒窝一般，利用国家“大三线”时期遗留下来的军工厂老旧厂房，悄然建起了一

座座艺术宫殿。

月亮湾，一个诗意的名字，中国作家协会、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大作家们，在原淮海机械厂旧址，建起了书院和作家工作室，签约入驻国家级作家18人，成为中国作协的文学创作基地，国家文化部老部长、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亲自题写“霍山东西溪乡月亮湾作家村”的“村名”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率团莅临作家村采风，这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山村立刻沸腾了，一时间世人瞩目。

仙人冲，顾名思义，肯定是有仙人的地方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、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杨国新挂帅，在这里建起了“大别山仙人冲画家村”，成功改造了原皖化厂和皖西厂遗留厂房，入驻全国各地的画家60余名，画家工作室、雕塑工作室、博物馆、俱乐部等陆续投入使用，一时间，各路“大仙”云集，使这个仙人冲地名，变得越来越名符其实了。

屋脊山，这是一个堪称能与黄山相媲美的山川，以日出云海景观闻名遐迩，伴着漫山遍野众多映山红，天然造化，美不胜收，被打造成了华东地区第一个摄影家村，成为中国摄影报大别山专题摄影讲习基地，为大美霍山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。

此生遇见，绝非偶然。

徜徉在作家村，漫步在画家村，回眸摄影家村，我突然觉得，这“三个村”的兴起，或许不能一下子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，但一定为古老的霍山增添活力和魅力。三个国字号的艺术村，三批国家级的艺术家，配上霍山的“五宝”，以及霍山石斛、霍山黄芽、霍山黄玉等，与勤劳善良的40万霍山人民一道，必将实现华丽转身，带着自身的光芒，走向全省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散发出更加艳丽的光辉。

过年，我们回家

□北京 刘学升

又是一个新年到。

远方的你，已有多少个春节没有亲手放烟花了？又有多少个春节没有与家人吃年夜饭了？

你还记得满脸皱纹的老母亲每天做的饭菜香吗？你可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父亲每天倚门望儿归吗？想想忘性越来越大的父亲，想想腿脚越来越不灵便的母亲，再不妨摸摸胸口扪心自问：我还能与老人吃上几顿年夜饭？

想到这些，你的眼睛是否会觉得有些发潮？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粗心大意或者太任性了？

远离了家乡，远离了父母，你一直为了“生活”而奔波。凭心而论，难道你真的需要那么多的金钱吗？难道这个世上真的还有比亲人更珍贵的血浓于水的深情吗？你平时往往想的最多的是“生活”，而不是生活的质量和尊严，你的思想是不是显得过于幼稚了？

是有钱最幸福，还是拥有家人的亲情最幸福？如果你选择的是前者，那就算了；如果你选择了后者，那么，你就少一些与他在酒桌上的杯来盏去，抑或与他人职场上钩心斗角、剑拔弩张的工夫，回家过年吧。因为，家是最温暖的——过年，我们回家，与亲人相互取暖。就像候鸟每年飞往南方的本能。过年回家，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！

过年，即使千山万水，也要踏上回家的路。就像飞往温暖方向的候鸟，飞过田野、湖泊，飞越高山、峡谷……

只有回家过年，我们才能一扫父母牵挂儿女的忧郁，看见父母露出的久违的笑脸；只有回家过年，我们才能切身感受到家的包容与接纳，幸福与温馨；只有回家过年，我们才有机会怀揣一颗感恩的孝心，给父亲斟上一杯老酒，给母亲沏上一杯热茶，与老人待在一起，真切地体味着父亲大爱无言的关心，耐心地聆听着母亲周而复始的絮叨。做年夜饭时，不再让母亲累着，轻轻将围裙从母亲的身上解下来，系在自己的腰间，走进厨房，将厨艺发挥得淋漓尽致——父母含辛茹苦将儿女养大成，而老人又吃过几次儿女亲手做的饭和菜啊，何况又是难得的年夜饭呢。想到此，那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的思念，怎不呼之欲出！

哦，快过年了，不再让老人遗憾，不再让老人孤寂，不再让暖意浓浓的年味再次失去。过年，我们回家！

六千年前的一场雪

□肥西 张建春



雾散。雪纷纷而下，雪花如席。雪趋散了浓雾，雪照亮了天空。这是一场六千年前的雪，下在古埂四周茫茫的旷野里。四顾苍苍，蓑草和芦苇遮住了所有的目光，走兽、飞鸟、游鱼、昆虫，还有紧缩在寒风中的人，目光只能停留在脚面上。古埂太过古老，六千年前的六千年就关注了一汪水，以挺凸的高，傲然于水面，大自然造化天成般，给众多的生灵以立足、庇护。起先是水中的昆虫上岸，之后是蛇、狐等进驻，人随后也来了，手持石器，将星星火点燃，种下从远处携来的草籽，开始人类早期的生活。

豆和伴侣黍是古埂之地的最早开拓者，他们没有名字，名字是我面对扑面的雪叫响的。他们在一个早春，攀登上古埂，走兽们用异样的目光审视豆和黍，甚至亮出牙齿和利爪发起进攻，豆拎着石斧向走兽们砸去，黍点燃了开始露青的枯草，走兽们退避三舍。豆和黍成了不二的胜利者和占领者。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，豆和黍的爱情如盛开的花朵。

雪落时豆和黍有了自己的女儿，一个水中游鱼样的女儿。飞雪先染白了蓑草和芦苇，接着埋没了沟沟坎坎，那曾存身游鱼、小兽的地方，粼状地泛动涟漪，偶有小鸟走过，划破些许的宁静，不久又被抹平了。平得如初生婴儿的皮肤，黍不知形容，但仍是让手在女儿的脸盘上游走。女儿啼哭，风吹枯草样的声音，在古埂的雪地上蹿腾，黍

不知所措，把目光投向豆，豆搓着手冲进了雪地，雪呼地冲向天空。六千年前的雪好白好柔好粉，豆一瞬间醉了，不是酒醉的醉，心醉，醉得彻底。好大好大的雪，好白好白的雪，好亮好亮的雪。豆说不出，说不出的雪才是真正的雪。

豆从雪地转身，怀抱里躺着芦枝和干净的野草，他点燃陶灶，火升起，草编的家暖和，又把陶鼎煮上，热气升腾。人间烟火，在古埂的雪地里袅娜。女儿笑了，豆笑了，黍笑了，雪也在笑。豆和黍决定把女儿起名为雪。

雪线由古埂向外延伸，不远处就是一方大大的湖。雪生湖上，湖上生雪，风卷浪急，雪在浪中生花。湖干净，雪也干净，有鸟俯冲，叼上的鱼干净。舟楫呢？还在岸边长着哦，千年百年的老树，一把石斧斫不动。豆向陶灶续火，鼎中的水沸腾，他取来陶罐盛水，递给黍，黍吸了一口，猛地感到眼前的雪融化了一块。黍在某一时刻就要成为诗人，心中情思飞扬，眼里含情脉脉，她要表达，她要把对雪的感受全程记录下来，还有对豆的爱情，找一个甌样的容器来盛装。黍四处寻觅，她哭了，激动的哭，终而找了条绳子，系下一个又一个结，心有千千结，豆解得开。豆抱着女儿，读着黍的目光，雪和女儿一般轻灵，他想拥着黍，告诉黍一场雪后，就可石铤开地，点豆种黍了。豆的眼角一湿，一片六千年前的雪花停在了他的眸子里。天沉黑，天地间唯有陶灶里的火星星星点点，这六千年前雪夜的亮色，照亮豆、黍、雪，照亮古埂和不远处的大湖。雪天好睡眠，豆睡着了，黍睡着了，雪和火醒着。

六千年后的今天，我在古埂等待一场雪，一场和六千年前一脉相承的雪。我和朋友说，我要写雪，写一场六千年前的雪。说这话时，我归总六千年前的物件，鼎、豆、壶、罐、尊、杯、甌，还有闲置的石铲、石铤、石刀、炉算，六千年前的心跳依然，六千年前的雪意依然。雪还在路上，我要唤醒豆和黍，让他们准备好眼睛，看雪，看雪般的女儿。丰年好大雪，看女儿般的雪。